

警方营救人质的行动中，她身为机长被指名，成为交换人质的筹码之一。

他当时在现场，挣扎过后拿出手机，正要拨号就听身后传来清脆的女声：“不用打了，我到了。”

他回头，就见身穿机长制服的她由远及近走来。

他配合警方安排好飞机，跑道清理完毕，只待她上机，随时可以起飞。

她丝毫没有为人质的惊惧，反而像以往任何一次执飞一样，平静到他想骂人。

见他沉着一张脸，她还笑得出来：“要不你说两句诀别的话吧，别憋坏了。”

他连续地深呼吸，勉强压下脾气：“你给我闭嘴！”

她笑得没心没肺：“搞不好这是我们最后一次面对面说话，你态度好点能怎么样啊。”然后像担心他爆发似的，哥们似的搂住他肩膀，“我有个想法你有兴趣听吗？”

他深心处竟然贪恋这一刻和她的肢体接触，眼里却满是怒火。

她不理睬他的怒意，附在他耳边说：“我在考虑你的提议。”说完不待他回答，松开手朝警方走去。

提议？这个时候她还有这种闲情逸致？！盯着她的背影，他真心觉得这女人真是无药可救了，却还是没忍住喊住她：“等等！”虽然声音没好气。

她回头：“干什么？”

他拾步上前，展手把她带进怀里抱住。

她没有推开他，而是伸出胳膊回抱，如果言语不是那么云淡风轻：“没事，这么多警察还真能死啊。”场面会温馨煽情不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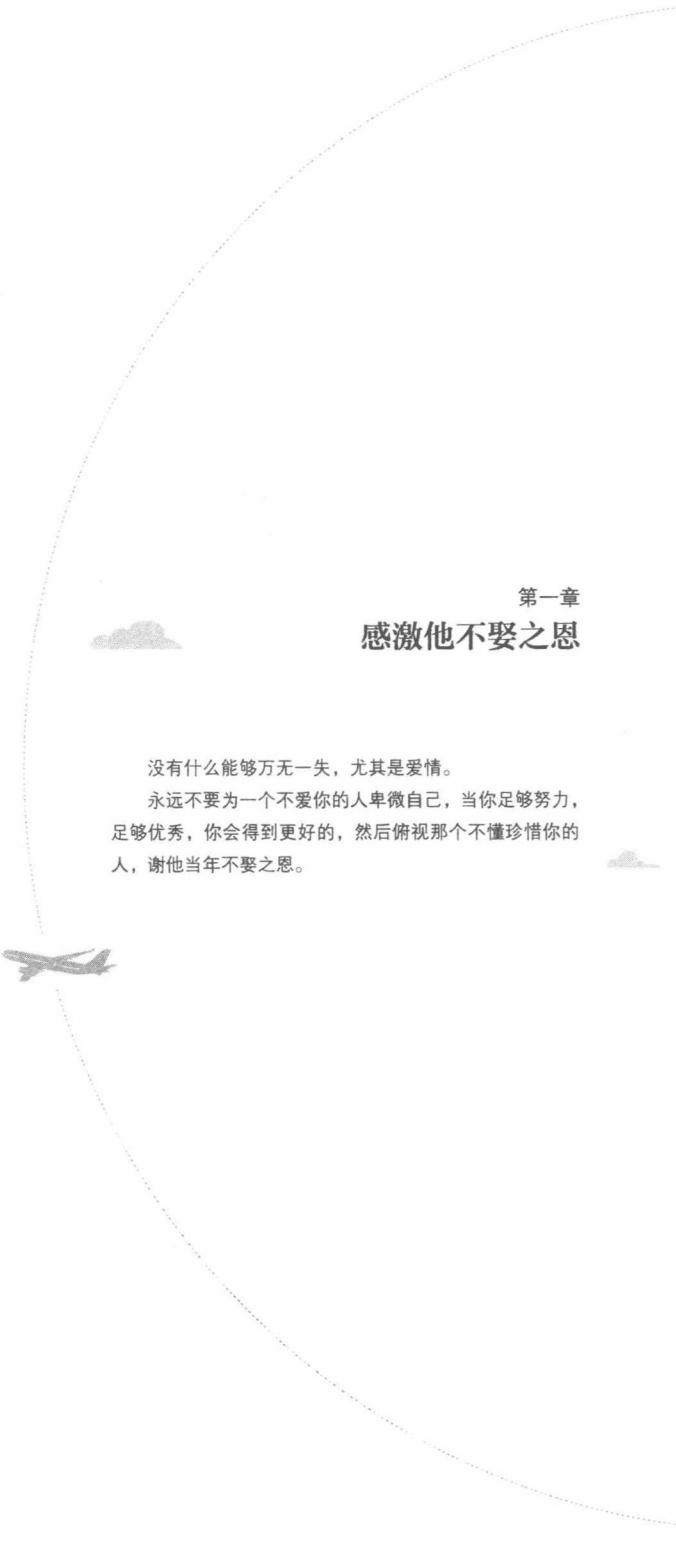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闭嘴！”他在她耳边厉声警告，“机灵点！”

她拍拍他的背：“抱轻点，我上不来气了。”

他松开手，瞪她：“让你机灵点，听没听见？”

她的回答却是——踮脚，飞快地在他唇上吻了一下。

然后转身，再没回头。



第一章 感激他不娶之恩

没有什么能够万无一失，尤其是爱情。

永远不要为一个不爱你的人卑微自己，当你足够努力，
足够优秀，你会得到更好的，然后俯视那个不懂珍惜你的人，
谢他当年不娶之恩。

由于天气原因从 M 国起飞的国际航班晚点了两个小时，导致程潇到 A 市转机过安检时，距离航班起飞只剩最后三十分钟。

夏至还嫌她不够乱似的，在这个时候打来电话：“我去了趟他家，听邻居说他早搬走了。”

程潇把身份证放进手包里，登记牌则随意地塞进机车夹克口袋里，因匆忙没留意大半露在外面，疾步往登机口去：“他既然想玩人间蒸发这一套，你又何必多此一举？”

那端的夏至口吻轻松：“我得坐实他劈腿的背叛，不给他翻身的机会。”

程潇一笑，语气平常得像是在聊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：“我隐约听出了幸灾乐祸的味道。”步伐则因听到广播通知 1268 次航班开始登机加快了。

夏至纠正：“我是不希望事到临头你还心存侥幸。”

程潇的心情并没有被影响，伴随着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清脆的声响，语气轻描淡写：“我像是动不动就承诺情深似海的人吗？在一起是觉得不讨厌，不是负责当弱智。更从没对他能够接受气质如此独特的自己感恩戴德。”说话的同时，她浑然不觉登机牌从口袋里掉了出来。

正好落在他脚边。

看一眼从自己身旁走过，向登机口疾步而去的高挑身影，顾南亭停住了。

排队登机的旅客没人注意到有人掉了东西，只有他，俯身捡起来。

登机牌上显示的信息是：ZN，中南航空公司；1268 次航班；到达

站：G市；姓名：程潇！

他眼神一紧，显然十分意外。

程潇排在登机队伍的末尾。结束和夏至的通话，她伸手到夹克口袋里，发现登机牌不在。里里外外把机车夹克翻了一遍，又打开手包查看，都没有。程潇回身看向来路，大理石地面干干净净，除了来来往往的匆忙脚步，没有其他。

检票员见她翻查外衣和手包，询问：“小姐，有什么需要帮忙吗？”

程潇眉心微聚：“我登机牌不见了。”

倒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只要带上身份证去值机柜台补办就好，只是现在时间紧迫，为免因自己导致航班延误，程潇语速极快地说：“我马上回来。”

就在她准备回去补办时，一只手伸过来，递上一张登机牌。程潇看见登机牌上自己的名字，正要感激对方的拾金不昧，就听身后一道低沉的男声说：“下次不要乱放。”

隐隐透出责备的语气令人心生不快。

程潇接过登机牌递给检票员，回眸：“谨记提醒，谢了。”

冷漠性感的面孔、犀利直接的注视，以及诚意欠奉的言语——像被什么冰冷的东西触及了胸口，顾南亭眼瞳一暗。

她却已经转过身去，接过检票员递回的登机牌走向廊桥。

视他为陌生人。

“先生，请您出示……”检票员公式化的提示中，顾南亭递上自己的登机牌，视线却停留在程潇的背影上没有收回。

顾南亭是最后一个登机的。空乘的“欢迎登机”声中，他行至机舱中间部位的应急门旁，在临近过道一边的座位坐下。

程潇在他右边，触手可及的位置。

明知唐突，他却忍不住把视线投射过去。耀眼蓬松的酒红色长发，优雅冷漠的侧脸，纯色 T 恤配修身小脚牛仔裤，足下一双小高跟，此刻垂眸不语的样子有种气场自带的韵味。

忽然想起有人曾自夸：皓齿明眸，亭亭玉立。

形容此刻的她，倒是贴切。

看到程潇眉眼间流露出的冷艳疏远，顾南亭唇边有了笑意。

或许是他的目光过于直接坦荡，惊扰了对方。程潇关了手机，转脸看过来：“我很眼熟？像你前女友吗，恩人？”

恩人？顾南亭眉目微动，以隐忍而有底气的低音反驳：“你想多了，少女！”

少女？这种情况下程潇不会认为这样的称呼是褒义，她眼里带着警告：“那就别盯着看，易碎。”

顾南亭的视线静而沉，几秒对峙过后，他把头靠在椅背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
程潇看着他。男人额头饱满，鼻梁挺拔，侧脸线条有种硬朗清俊的味道。此刻，他卷着白衬衣的袖子，小臂肌肉流畅又不失力量。

如果他没有用近乎责备和教训的语气和自己说话，如果他刚刚不是用那种审视灵魂的目光“偷窥”她，程潇会因为他雪中送炭般捡了她的登机牌而毫不吝啬地赞一句“绅士”，或许还会忍不住想摸一下他的小臂。

尽管从不要求自己像淑女一样活着，但也不允许隐藏在骨子里的女流氓的气质肆意暴露，程潇把安全带扣得啪啪地响。

舱门关闭，起飞后广播又开始了千篇一律的：“欢迎您乘坐中南航空 1268 次航班，我们的飞机已经离开 A 市前往 G 市，预计空中飞行时间……”

已经连续飞了十几个小时，疲惫的程潇裹上夹克，戴上眼罩，准备一觉睡到G市。

或许是时差原因，程潇一路都在梦里。从高中时和夏至成为闺蜜，到后来夏至因体检不合格没能和她一起迈进航校大门，两年后她孤身一人出国进修飞行，到如今取得相应资格完成学业，几年的事，历历在目。

清晰得倒不像是梦，仿佛是回忆。

她才二十出头，如花似玉的年纪，回忆太早。

程潇摘下眼罩，让正午阳光刺激自己回归现实。

“女士们，先生们，本架飞机预计在十分钟后到达G市和平机场，飞机正在下降，请您在原位坐好，确保所有个人电子设备处于关闭状态……”

程潇调直座椅靠背，伸手去收小桌板时，看见上面放着一杯清水。

身侧的阿姨见她醒了，适时说：“刚刚发饮料，旁边那位先生让空姐给你留的。”

程潇看一眼阿姨：“谢谢您。”

阿姨笑咪咪的，一脸慈爱：“他已经主动示好给台阶了，你就原谅他吧。我看他挺关心你的，还让空姐给你拿毯子呢。”说着还亲昵地拍拍她的手，一副“你什么都不用说，阿姨身为过来人都明白”的眼神。

程潇低头，就看见夹克上确实压着一条薄毯，是飞机上专用的。她掉转视线，过道那侧的“恩人”正闭着眼，睡相平和。她再转脸看向母爱泛滥的阿姨，笑言：“女朋友有矫情的特权，不用过期作废，哪能便宜他。”

阿姨怔了几秒，费解地摇头：“你们这些年轻人！”

程潇端起纸杯，在不知哪一分钟醒来的“恩人”的注视之中，笑得自得其乐。

飞机在下降时略有些颠簸，广播提示旅客原位坐好，系上安全带。偏偏有人不听话，不仅开了手机打起了电话，还站起来要开行李架。

这在民航客机上是非常危险的行为。手机信号可能会干扰飞行器，飞机此时的颠簸也可能令行李架上的行李脱落，砸伤旅客。

空乘见状立即阻止：“先生，请您关闭手机，等飞机停稳后再取行李，先生，请您坐回原位，先生！”

那位旅客置之不理，一面保持通话：“我已经到了，马上就下机，你别催了。”一面就要去开启行李架。

程潇一般不管闲事，但那人坐在她前一排，距离实在太近。于是，她解开安全带站起来，右手一撑，抢先一步按住行李架。

本要起身的顾南亭停下了动作。

那位旅客见状微有些恼：“干什么？我赶时间，你让开。”言语间，竟要伸手推人。

程潇毫不客气地隔开他的手：“有话说话，别动手动脚！”

那位旅客嘶一声：“当自己谁呢？自作多情！”

吵架程潇从未输过，她脱口顶回去：“自作多情？对你？长这么大没照过镜子吗？还是你以为我眼瞎？！”

“你——”显然没想到她如此的嘴不饶人，那位被噎了个大红脸。

“不差这几分钟，等飞机停稳再拿行李！”身高一米六八，又踩着小高跟助阵的程潇几乎是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懒得废话似的命令：“关机，坐下！”

对方终于按捺不住，火了：“你有病吧？我就拿下行李，碍着你什么了？少多管闲事。”

空乘在这时赶了过来，用隐含责备的语气劝阻：“先生，飞机还在下降，是不能开启电子设备的。请您关闭手机坐好，在飞机停稳后再拿行李。”

那位旅客更加不耐烦：“我有急事，先拿了行李去门口等着。这不马上就停了吗？你们紧张什么啊？”在空乘还欲阻止时，他伸手一推。

飞机恰巧在这时颠簸了一下，如果不是顾南亭眼明手快适时伸手扶了空乘一下，空乘非摔个四脚朝天不可，可尽管幸免于难，空乘的腰还是撞到了座椅扶手。

程潇的耐心也被耗尽了，她一把抢下对方的手机，冷言斥责：“你现在的行为，已经对航班的正常营运造成非法干扰了，是要受到处罚或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，我劝你适可而止。”然后看向空乘，“和地面联系，让机场警察接他的机。”

其他旅客的谴责声纷纷传来：

“这时候开行李架，万一行李掉下来砸到人怎么办？”

“飞机还没停呢，开什么手机啊？”

“一飞人，就你最忙！等几分钟能怎么样啊？”

“还推人，简直没教养……”

程潇替他关机，眼神和言语都充满了施压的意思：“不信就试试！”

空乘担心事态扩大，压着脾气劝：“为了您和其他旅客的安全，请您先坐下，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，耽误不了您几分钟。”

或许是承受不了众人的压力，那位旅客没有再坚持，却在坐下前威胁程潇：“你等着！”

“等着你！”

“手机还我！”

“好啊。”程潇不以为意地挑了下眉毛，为了给他的无知和无理一个教训，她手一扬。

“哎——”眼看着手机要摔到地上，那位旅客立即倾身去接。

却还是晚了一步。

啪的一声，手机又稳又准地落在顾南亭怀里。

总比掉在地上好，否则免不了又是一场轩然大波。

问题是——

如果顾南亭旁边座位上的旅客手上没有端着纸杯，如果她不是正好要把那喝剩的半杯咖啡递给空乘顺便收走，如果……

没有如果了。

看着顾南亭因从天而降的手机被咖啡溅得惨不忍睹的衬衫，程潇身旁的阿姨啧啧作声：“姑娘，快给他擦擦。哎呀，好白的衬衫呢。”

触及“恩人”含怒隐忍的目光，程潇不厚道地笑出了声。

在临座迭声的道歉声中，顾南亭眼神微凉地看了程潇这个始作俑者一下，像是在说“你给我消停点儿”，然后把空纸杯递给空乘，指示：“去坐好，飞机正在降落。”

他眼瞳清淡，平静如湖水，他语气克制，平淡无怒意。

空乘的视线落在他脸上，恭敬低语：“稍后我帮你清理衣服。”

手机主人也消停了。他拿回手机，嘟囔：“都湿了。”老老实实坐回原位。

顾南亭没有理会他，只瞥一眼站着的程潇：“需要我提醒你飞机降落期间该怎么做吗？”

那稍稍愠怒的眼神和冷硬的语气，是爆棚的男人味。

程潇觉得这个男人挺有意思。她挑了一侧的眉毛，施施然坐下。

飞机停稳后，程潇没再和先前扰乱飞行秩序的旅客较劲儿，而是落在众人之后，在“恩人”起身时才动，不远不近地走在他身后，最后一个下机。

顾南亭像是没发现她的尾随，只在走到舱门处空乘再次提出为他清理衣服时，拒绝道：“不用。”然后系上西装外套的纽扣，轻而易举就遮住了白衬衣上的污渍。

空乘仰慕又遗憾的目光让身为女人的程潇都于心不忍，“恩人”却白白辜负了。

“等等。”

程潇应声回头，听见那位空乘和她说：“刚才的事，谢谢你。”

空乘那来不及收回的对“恩人”先生的芳心暗许的眼神，让程潇语带笑意，她说：“不用。”

涌动的接机人群也没能阻隔程潇的视线。她注意到“恩人”刚到出口，就有一位身穿正装的男人迎上去，微微躬身地和他讲话。“恩人”边点头边往外走，才走了几步，他停下来，回头。

程潇直觉，他是朝自己的方向看过来。

又是那种不躲也不闪的，莫名坦荡的注视。

是发现了她下机时的尾随，还是别有用意？

程潇决定见招拆招。

她款款而来，小高跟踩在大理石地面上，清脆的声响在喧嚣的机场异常清晰。

直到她行至近前，顾南亭只是站在原地，无动于衷。

程潇微眯着眼看他，不说话。

顾南亭注视着这张近在咫尺的冷漠的脸，与她犀利的、不带情感的眼神对视。

空气中流动着平静而隐忍的较量气氛，让周围的人来人往都成了背景。

终于，他问：“是不是有话跟我说？”

顾南亭回来时，家中无人。

陈嫂说：“先生陪夫人去萧家老宅了，小姐下午有课。”

这是让他好好休息。顾南亭了然。

十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，说不累是假的，他洗了个澡，把自己交给了大床。本以为睡不着，毕竟最近发生的事太不寻常，他已连续失眠多日，结果却在脑海里浮现程潇那张倨傲精致的面孔时渐渐睡去。

竟是好眠。

临近傍晚，萧语珩闯进房来，一点好脸色都没有：“昨晚干什么啦？都没睡觉的吗？我都回来好久了，你也不醒。”

明明是质问，可那语气中熟悉的、令人怀念的依赖让顾南亭的语气不自觉缓和下来：“我的行踪什么时候需要向你报备了？”

萧语珩哼一声：“我是替爸爸定位你。”

这时，楼下有人说：“南亭啊，下楼吃饭。”

是萧素。父亲再婚的妻子，他的继母，继妹萧语珩的妈妈。

顾南亭应下：“马上来，萧姨。”

兄妹俩一起下楼，萧语珩一路都在追讨礼物：“没有新奇的东西不让你吃饭！”

十七岁的花季少女，一颦一笑皆是风情。顾南亭把她拎开，扣住她的手腕避免她“行凶”：“哪来那么多新奇的东西？我又不擅长发明。”

萧语珩挣脱不成，扬声喊救兵：“爸爸快看啊，哥哥欺负我。”

顾南亭像拎小鸟似的把她半拖半抱地带进客厅：“就知道告小状！难道你没发现我已经长大到爸打不动了吗？”

一男一女两道声音同时说：

“南亭你别弄疼了她！”

“珩珩别又闹你哥！”

顾南亭循声看过去，就见顾长铭与萧素一前一后从厨房出来。

这时的父亲没有丝毫老态，身形挺拔，目光锐利。他身边的妻子，也和记忆中一样，风姿绰约，温婉贤淑。

顾南亭唇边有了笑意：“爸，萧姨。”

萧素先一步过来：“总算回来了。你不在家这段时间，有人都撒欢了。”

如母亲一般的温言软语，以及那目光中真诚的情意，让顾南亭心生温暖。他松开萧语珩，展手抱了抱萧素：“等我好好管管她。”

萧语珩却抗议：“说谁呢？我才没有。”

萧素戳戳她脑门：“敢作不敢当啊。”

萧语珩挽住顾长铭的胳膊：“爸爸你看，妈妈又偏心哥哥，好像我是捡来的。”

顾长铭宠爱地拍拍继女的小脑袋：“你吃醋啊？爸爸不是一直和你同一战线嘛。”

萧语珩不承认：“我才没有！你们男人都是一样的，说话不算数。”

萧素轻责：“这孩子，说什么呢。”

萧语珩松开顾长铭的手，跑到沙发上坐下：“哥哥早答应带我去旅行，可我等了一年又一年，他还在忙。现在他要接班当大领导了，更没时间兑现承诺了。”

她的话让顾南亭想到什么，他不自觉地脚下一顿。

萧素没有觉察继子的异样，数落女儿：“让你和我们一起度假你不肯，偏要缠着你哥哥。”

萧语珩自有道理：“你和爸爸是度蜜月，我跟去做灯泡吗？当然要识趣一点啊。”说着她眼巴巴地看着顾南亭，“暑假到底能不能带我去古城啊？沧桑质朴，古色古香，我向往很久了呀。”

古城？没错，如果不出意外，她今年会去古城，然后遇见冯晋骁。顾南亭不确定自己是否该一口允诺下来，并排除万难陪她去。或者什么都不做，任事情顺其自然发展下去，成为“历史”。

萧语珩不懂他瞬间的百转千回，把沉默当成了拒绝，她孩子气地打

了顾南亭一下：“不和你好啦，不守信用的坏哥哥。”

顾长铭和萧素相视而笑，只当是小女儿的撒娇。

唯有顾南亭，心里忽然没了声音。

夜色深深。

细雨中的城市，寂静得没有边际，顾南亭手执一杯父亲珍藏的红酒，身姿挺拔地站在阳台上，安静得如同与夜色融为一体。良久，他放下酒杯，拿出手机，甚至不需要查通讯录，直接按出一个号码。

注视着手机屏幕上显示出的名字，他鬼使神差地按下拨出键。

相比之前的空号提示，这次竟然通了！直到对方问他：“哪位？”顾南亭如梦初醒。

那端等了几秒没有得到回应，略显不耐烦：“不说话我挂了。”

是真的通了！确切地说，是她！这个时候，她才在使用这个他熟烂于心的号码。

是巧合，还是——

话筒里自己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和语气，真实到令人迷惑。

顾南亭忽然意识到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能说什么呢？于是，他说：“抱歉，打错了。”

雨渐渐大了，落在他额头。顾南亭抬手去遮眼睛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。

城市的另一端，被扰眠的程潇借着从窗帘缝隙投进来的光亮望着壁顶出神。

夏至翻了个身：“谁啊？”

程潇如实回答：“打错了。”

夏至转过来：“三更半夜扰人清梦，你居然没骂他？”

程潇拉拉被子裹住自己：“我突然被洗礼了。”

夏至乐了：“应该是，比我想象的飞跃了几百个层次。”

“那我以前不是低俗到活不下去了？”

“你以为你现在就不是吗？”

“我不想和你说话了。”

夏至也不介意被嫌弃了，她依偎过来，像孩子似的抱住程潇的胳膊：

“哎，你最后和那位恩人说什么了？之前被咖啡的电话打断忘了问。”

咖啡是程潇和夏至的死党的外号，他和夏至合租公寓，此时正在外地出差。

程潇回想白天发生的事：“说什么？难道给他道个歉？”

夏至觉得理应如此：“你把人家用咖啡泼了，道歉理所当然吧。”

“我泼的？”程潇闭上眼睛，“算了，那么大年纪了，我何必和他计较。”

“多大年纪啊？不会是位大叔吧？”夏至深表遗憾，“还以为你们会彼此留个联系方式，有个后续发展呢。”

程潇断言：“你被言情小说毒害太深了。”

“应该是我荼毒别人才对。”夏至换了个话题，“电话打通了吗？”

程潇摇头：“没打。”

夏至开她玩笑：“怕是女的接的啊？”

程潇直言：“我不擅长口是心非地演戏，与其听他撒谎辩解，不如杀他个措手不及。”言语中已经明显袒露承认了男友劈腿的现实。

夏至不解：“可你连人影都见不着，怎么让他措手不及啊？”

程潇盯着她，眼里有笃定的底气。

夏至喊一声：“你怎么就断定我拿到了他的新地址？”

程潇用手指点她：“要不有损你的心机啊，夏姑娘。”

夏至一脸无害地笑：“谁让我一直不看好他呢。有机会不害一害他，枉称心机似海。”

“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暗恋他，要挖我墙脚呢。”

“我可能真的是哦。”夏至笑咪咪的，“为了救你于水深火热，我够拼吧？”

程潇笑了：“不愧是生死之交。”

细雨缠绵，直到午后才停。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行驶在潮湿无尘的街道上，程潇把车开得像飞机。

夏至就怕这个。她死死地抓住安全带，忍住牙齿打战：“我就不该告诉你咖啡的车钥匙在我这儿？我嘴太欠了！”

她越怕，程潇越来劲：“以咖啡对你的情意，出差能不把车留给你？打死我也不信。”

夏至还和她抬杠：“你就是嫉妒咖啡爱我多一点。”

程潇用力一踩油门，持续提速。

夏至警告她：“程潇你敢再快，我就吐你身上！”

以夏姑娘的个性，她干得出来。程潇笑着减速。

前方路口绿灯在闪，程潇判断有黄灯的几秒过渡，她们完全过得去。结果，就在她准备不顾夏姑娘的威胁再给一脚油门抢灯时，前面那辆原本速度挺快的宝马居然一脚刹车停住。

程潇的反应已经足够快。可即便她在第一时间踩了刹车，还是没能幸免于难，追尾了。

这种情况下突然停车的，往往都是大龄女新手。程潇收回刹车瞬间伸出的拦在夏至胸前的右手，用力拍了下方方向盘。

刚拿了驾照的女新手夏至惊魂未定，她抖着声音提醒：“咖啡说了，无论什么情况，追尾都是后车的责任。”

程潇已经解开安全带下车。

宝马车主确实是女人，但不是大龄，而是妙龄。与程潇相仿的年纪，

精致的妆容，经典的香奈儿套装，气质与宝马很配。

尽管有气，但交规已经明确了追尾的责任，所以程潇还是在用力甩上车门时尽量收敛了气焰，有意放低姿态，征询对方的处理意见。

然而，不及她开口，宝马车主已言语不屑地抢白：“会不会开车？赶时间你怎么不飞过去呢？”看看自己被撞坏的车灯，以及程潇休闲随意的穿着，和她身后不起眼的老款长城汽车，语气越发嚣张，“什么车都敢往上贴，还真是勇者无惧啊。只是，赔得起吗？”

“我穷我吃你家米了吗？”夏至本意是要先给她道歉的，现下火了，“你操心不够吧，小姐！”

宝马小姐咄咄逼人：“追尾还有理了，是吧？我告诉你们，倾家荡产也得给我赔！”

程潇觉得息事宁人有点对不起人家的气焰。她抬脚，高跟鞋直接招呼上了宝马车身：“倾家荡产？就凭它？！”

看着顿时瘪了一块的车门，宝马小姐火气更盛：“摆阔是吧？那就别走保险了，私了！”

“行啊，就私了。”程潇转身，款款走向长城，坐上驾驶位，在宝马小姐叫嚷着“别走”的声音中，她把车泊到路边。

和程潇的默契是随时都有的，夏至拿手指点点宝马小姐：“把你那破铜烂铁停一边去，别影响交通。怎么，开不走啦？哟，都不及我们小长城经撞，真脆弱！用帮你叫拖车吗？”

宝马小姐瞪着程潇：“你别后悔！”

程潇笑笑，拿出手机拨电话：“是我，让人给我送张支票来，追了个尾。”然后报了地址，才看向宝马小姐，“开价！”

宝马小姐波涛汹涌的胸口因气愤而起伏：“小心装太过，等会儿穿帮下不来台。”

程潇偏头笑笑，一副“劳您费心”的姿态。